

这是一本叫你流泪的书！
这是一本教你做人的书！
这是一本孩子们必读的书！
这是一本父母教师应读的书！

爱的教育系列丛书之三

AI DE JIAO YU XI LIE CONG SHU ZHI SAN

表

附《文件》

【俄】班台莱耶夫 / 著 ● 王汶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表附《文件》

[俄]班台莱耶夫 著

王 汶 译

吉林大学出版社

表附《文件》

[俄]班台莱耶夫 著

王 汶 译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沈广起

封面设计:张沐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解放大路 125 号)

长春市永昌福利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印张:5.875 插页:4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02 千字

印数:1—5 000 册

ISBN 7-5601-2285-X/I·107

定价:9.00 元



前 言

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先生非常关心祖国少年儿童的成长，即使在极为紧张、繁忙的战斗岁月里，他也没有忘记给孩子们寻找精神食粮。《表》就是鲁迅先生选中的一本优秀的儿童读物。他克服了许多困难，从德译本(并参考日译本)转译了这篇小说，使中国广大读者得到了很大的益处。

连卡·班台莱耶夫于 1908 年出生在俄国彼得堡一个旧教徒家庭里。他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是木材商。他的父亲当过军官，后又改行经商。由于不满现状，他开始酗酒胡闹，性情日益暴躁。这使得连卡·班台莱耶夫的母亲痛苦异常。连卡·班台莱耶夫的童年就是在这种沉闷而不幸的家庭中度过的。

连卡·班台莱耶夫八岁时，他的父亲不幸死在外地，母亲体弱多病，以教书为职业，抚养他们兄妹三人。十月革命前后，母亲带着他们兄妹辗转各地，



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在十三岁那年，竟与母亲失散，流落街头，和小偷、流氓、骗子及其他流浪儿打了几年交道，自己也参与了盗窃诈骗的活动，并且一心幻想当个职业强盗。

后来，他被送进苏维埃政府所办的少年教养院和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的社会劳教学校。他在那个学校里呆了三年，终于被培养成为一个身心健康的新人。

连卡·班台莱耶夫从小喜欢读文学作品。他四岁时，就主动要求成年人教他识字。他学会看书后，便如饥似渴地阅读他所能弄到的一切文学作品。八岁时，他已经读完了他母亲的全部藏书，包括莫泊桑的小说和俄罗斯古典文学名著。

他离开社会劳教学校后，学过放映电影，当过皮鞋匠、小厨子和图书管理员，最后成为一个作家。

1925年~1926年，连卡·班台莱耶夫开始在报刊上发表短篇的特写、小品文和电影评论等。

后来，他又决定跟他的同学格·别



雷赫合写一本书，描述社会劳教学校的生活。书写成后，他们将手稿交给一位“权威”，但没有受到重视。这位“权威”怀疑地问道：“你们这两个小孩子想干什么？你们写了一本书？”

连卡·班台莱耶夫和别雷赫感到很难为情，丢下手稿就走了，事后连问也不敢再去问一声。想不到几个月后，他们的作品要出版了。出版社在彼得堡到处寻找这两位年轻的作者。原来手稿到了儿童读物作家马尔夏克(1887 ~ 1964)手里。马尔夏克立刻转交给高尔基审阅。

他们的这部作品就叫《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的劳教共和国》。此后，连卡·班台莱耶夫还写过自传体的中篇小说《连卡·班台莱耶夫》、短篇小说、童话以及与高尔基会面的回忆录等。短篇小说的内容有歌颂苏联英雄的，有刻画勇敢、坚定、沉着、能干的革命少年的，有描写流浪儿在苏维埃政府的关怀和教育下的转变的，等等。

《表》是连卡·班台莱耶夫的早期作品之一。作者以明朗、有趣、活泼、简



洁的文笔，描写一个失去双亲、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彼奇卡，他为饥饿所迫，当了小偷，趁机骗取了一个醉汉的金表。小说以这块金表为线索，描述了彼奇卡从偷表到自觉还表的生动曲折的过程。作者深入而细腻地刻画了彼奇卡特有的儿童心理，使人感到真实可信。

《文件》写一位少年红军战士在被白匪俘虏的险恶境况下，勇敢机智地逃出了敌人的魔掌，并及时把一项重要文件中的军事机密向上级机关作了报告。

这两篇小说都是根据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1958 年出版的班台莱耶夫《中短篇小说选》翻译的。插图据苏联儿童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表》单行本复制，系波德利亚斯卡娅所作。

译 者

1978 年 12 月 10 日于天津



目 录

前 言	1
表	1
文 件	97



表

彼奇卡^①·瓦列特出事儿啦。

有一天，彼奇卡在市场上闲逛，一路胡思乱想。彼奇卡又懊恼，又伤心，——他肚子饿了，可是连买几个香肠头儿的钱都没有。

也没处弄去。

肚子可饿极了。

彼奇卡试了试去偷一个秤砣。人家没让他偷成功，反倒用秤砣照他后脑勺轻轻敲了一下子。

彼奇卡只好往前走。

他试了试去偷一只桶。桶也没偷成。只好撇下桶，又往前走。

忽然他看见一位乡下大娘。这位浑圆滚胖的乡下大娘站在大街拐角上卖小面包。她箩筐里的小面包，个个烤得皮儿焦黄，热气腾腾地直冒烟儿。

彼奇卡简直发抖了，走到跟前去。其实他也没干什么特别事儿，只不过拿起一个小面包，闻了闻，然后放在

① 正式名字是彼得，彼奇卡(以及后文的彼恰)是他的小名。——译者



衣袋里。他连句气人的话都没向乡下大娘说，转过身，就若无其事地走开了。

可是胖大娘追了过来，大喊大叫，一把抓住彼奇卡的肩膀，嚷道：

“小偷！把面包还给我！”

“什么面包呀？”彼奇卡问了一句，又继续往前走。

这时候已经围上一大群人。一个人掐住彼奇卡的脖子；另一个人用膝盖从后面朝他一顶，把他拱倒在地上，毒打一顿。接着，这群人把彼奇卡拉到警察局去，交给市场的巡查队。

拉到了以后，就去见队长，说：

“是这么，这么一回事儿。您见见他吧：一个小扒手。偷了一个小包面。”

队长没有工夫，他没见彼奇卡，只吩咐把彼奇卡关在禁闭室里。

于是，把彼奇卡往禁闭室里一塞，说：

“老老实实在这儿呆着！”

在禁闭室里，彼奇卡坐在一条又脏又破的板凳上，一动也不动，两眼望着窗户。窗户上有栅栏。栅栏外面是天空。天空是那样的晴朗，明净，蓝得像水兵的衣服领子。

彼奇卡瞅着天空，满脑子都是些不高兴的想法。不愉快极了。

“唉，”彼奇卡心想，“这辈子真倒霉，我这个流浪汉





又落网了。情况很不妙。为了那么个小面包。”

心里实在不愉快。要是一个人从前天起，就没闻见过面包的味儿，能愉快得了吗？蹲在监牢里熬时间，能愉快得了吗？傻坐在这儿欣赏天空，有意思吗？如果为了什么正事，倒也罢了，可是——呸！只不过为了一个小面包。

彼奇卡心里当然不好受。他眯缝起两只眼睛，决定听天由命。刚下定决心，忽然听见有人在敲什么。还敲得挺响。不是敲门，是敲墙，敲木头隔板。

彼奇卡站了起来，睁大眼睛，竖起耳朵仔细听。

肯定是有人用拳头捶隔板，想砸破它。

彼奇卡走到墙跟前，趴在墙缝上看。他看见石头墙壁、一条板凳、带栅栏的窗户。地上扔着一些烟头。连个人影儿也没有。空荡荡的。他怎么也不明白，敲墙的声音是打哪儿传来的。

“是什么鬼在这儿敲呢？”彼奇卡想道。“也许在钉钉子？再不然是打臭虫？……”

他正这么想的时候，听见一阵低低的大粗嗓音。是一个人正粗声粗气、含糊不清地在屋角里喊叫：

“救救我吧！妈妈呀！”

彼奇卡奔到屋角里的炉子旁边。炉子附近有一条板缝。彼奇卡看见从板缝里伸出一个鼻子，鼻子底下一翘一翘的是胡子。一只乌黑的斜眼睛悲伤地向彼奇卡望着。

“妈妈呀！”大粗嗓子哼哼唧唧地嚷着。“心肝宝贝



儿！看上帝面上，放我出去吧！”

那只眼睛像只蟑螂似的，在缝里爬来爬去。

“这怪物是干什么的呀？”彼奇卡心里想。“是疯子？还是醉鬼？准是喝醉了，——多大的酒味儿……呸！”

酒味儿还真冲鼻子。满屋里都是酒味儿，谁知道是自酿的酒，还是伏特加酒，反正挺强烈的。

“妈妈呀！”那个醉汉呜呜地叫唤着。“妈妈呀！”

彼奇卡站在那儿看着，他一点也不高兴跟喝醉了的人说话。要在别的时候，他准得跟他搭上腔，可是这会儿，心里怪腻味的。他说了一句：

“你嚷什么？”

“放我出去吧，心肝！”醉汉说，“放我出去吧，宝贝儿！”

他忽然尖声怪叫起来：

“大人呀！同志先生呀！放我出去吧！我的孩子们等着我！”

彼奇卡觉得可笑极了。

“傻瓜，”他说，“我自己也跟你一样，叫人关起来了，我怎么放你出去呢？你脑子清楚吗？”

这时候，彼奇卡忽然看见那个醉汉把手从板缝里伸过来了。他那只手上长了许多痠子的手掌，托着一只表，一只金表。真正的金表。还带表链子。表链子上有各式各样的小玩艺儿和哩哩啦啦垂挂着的装饰物。

醉汉的那只斜眼睛一翻一翻的。他压低声音说：



“首长同志！您放我出去，我就把这只表送给您。您瞧，多好的表……滴答滴答地响呢……”

真的，表在滴答滴答地响。

彼奇卡的心也跟着滴答滴答地响。

彼奇卡把表一把抓了过来，跑到墙角的窗口那儿，他快活得气也喘不上来了，血忽地涌到小脑瓜里来了。

醉汉却挥起那只手，放声大叫。

他大叫一声：

“救命呀！”

他跺着脚，口齿不清地狂喊乱叫起来：

“救命呀！抢人啦！抢人啦！”

彼奇卡吓坏了，拔腿就跑。血一下子又流回到彼奇卡的脚里来了。他用手指头急急忙忙地抓着表链子，抓得表链子上各式各样的小玩艺儿一阵乱晃，垂挂着的装饰物一阵叮当乱响。有这样那样的小象、小狗、小马蹄掌，还有一块形状像梨的绿莹莹的绿宝石。

彼奇卡将表链子连同所有的乱七八糟没用的玩艺儿一起揪下来，塞给醉汉。

“给你！”他说，“请拿去吧！”

这时候醉汉已经醉糊涂了，他把表给忘了，收下表链子。

“谢谢！”他说。“谢谢，心肝宝贝儿！……”

他说着，还把手从板缝里伸出来，想抚摸一下彼奇卡。又把嘴唇从板缝里嘬过来，像只小猪似地啧啧地发



出亲嘴的声音：

“妈——妈呀！”

彼奇卡又跑到窗口。血又忽地涌到小脑袋瓜里来了。脑袋里嗡嗡的直响。

“嘿，”彼奇卡想道，“真走运！”

他放开拳头，看看那只表。栅栏外面，晴朗的天空上出太阳了。金表在彼奇卡手里闪闪放光。他朝表呵了一口气，金子就变浑浊了。用破袖子一擦，它又闪闪放光了。彼奇卡也容光焕发了。

“聪明人说得对，”他心想，“可以因祸得福。我得到了这样一件东西。这东西，随便哪个旧货店都能出五十个卢布收购。什么五十个卢布呀……还要多！……”

彼奇卡的头都发昏了。他开始幻想。

“头一件事，”他心想，“我得买个白面包。一个顶大的白面包。再买点猪油。白面包夹猪油吃；还喝可可茶。然后买一整根香肠。买点上等香烟。再买几件衣裳……肥裤脚的裤子、上衣、带条纹的汗衫……半高鞑皮鞋。咳！光在这儿想有什么用，现在我得想法逃出去。别的就……”

一切都很好。只有一件事情太糟糕——彼奇卡是被拘留着。他蹲在禁闭室里，就像罐子里的老鼠一样：窗户上有栅栏，门反锁着。幸福在他手里，可惜人逃不出去。小伙子简直被人焊住动不了啦。

“唉，”彼奇卡心想，“怎么都好。管他呢，好歹熬到



晚上再说……反正死不了。到晚上，市场一收摊儿，他们就会放我出去的。”

晚上就会放他出去，这彼奇卡是知道的。不是头一回了。以前也出过事儿。不过，还得等多久，才能熬到晚上啊！太阳还在天上游荡呢。

他最后又看了一眼那只表，然后把它藏在破破烂烂的衣袋里。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把衣袋挽成个结，才算放心了。

隔板那边，没有人嚷，也没有人敲墙了。门锁喀答一响，彼奇卡连眼睛都没来得及眨巴一下，禁闭室的门就打开了，一个皮肤黝黑、头发卷曲的年轻警察走了进来，对他说：

“喂，公民，请你出去吧！”

彼奇卡高兴极了，高兴得甚至有些惊慌失措。他一跃而起，提了提裤子，赶紧走出禁闭室。卷头发警察在外面跟着。

“公民，”他说，“去见队长。”

“好……”

彼奇卡去见队长。队长坐在一张绿色的桌子后面，手里拿着一张公文，摆弄着玩。他身上的军便服敞着怀儿，脖子红红的，直冒热气。队长在抽烟卷，朝天花板喷着烟圈儿。

“你好哇，”他说，“小扒手。”

“你好。”彼奇卡回答。



他规规矩矩地站在那儿，老老实实的。笑容满面、毫无恶意地望着队长。队长还在吸烟圈儿，一边看文件。

“好公民，”他说道，“你说说，你是哪一年生的？”

“我不知道是哪一年生的，”彼奇卡回答。“反正我十一岁。”

“那么请你说说，你是第几次到我这儿来作客人了？好像是第七次吧？”

“不对，”彼奇卡回答，“好像才第五次。”

“你没说瞎话吗？”

“也可能说瞎话……我不知道。您比我清楚。”

彼奇卡不想争论。跟队长争论，是自找倒霉。第七次就第七次吧。计较这个有什么用处？

他心想：“不争论，还少耽误点时间。可以快点放我出去。”

队长把文件放在桌子上，用手“啪”地把它一合，说道：

“我的判决是这样的：原谅你年幼无知，送你到少年教养院去。懂了吗？”

彼奇卡惊叫一声，身子一阵摇晃，手脚都麻了。队长的话好像用砖头在彼奇卡的脑壳子上敲了一下似的，把他打昏了。他没想到会跟他说这种话，完全没预料到。

不过他立刻清醒过来，抬起头，说道：

“好吧，可以……”

“你同意了？”队长问道。他还是笑嘻嘻的，仿佛不明